

# 文化周刊

## 瓯中分部在雁荡 ——抗日战争回忆琐记

■陈学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不禁回忆起那苦难的岁月和我们一代人的悲惨遭遇。

本文作者陈学文，1934年8月出生于乐清市北白象镇蓬池头村，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在中国经济史、明清史、徽学、江南区域史、明清契约文书、明清市镇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代表作品为《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龙游商帮研究》。

一  
自1937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日本军国主义  
者就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日军利用

优势的空军力量不断派遣飞机轰炸温州、乐清等沿海城乡，我当时正在温州瓯江小学读书，每听到警报声，同学们在老师指引下有序地疏散，有时一天竟多达四五次之多，人心惶惶，根本没法安心读书。1939年4月20日—28日，敌机分批多次轰炸温州闹市区和温中，炸死35人，伤29人，毁民房175间；1941年3月1日，敌机14架轰炸朔门一带，死18人，伤20人，毁民房100多间。

1941—1944年间，日军曾三次攻占温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奸淫，特别是1944年9月9日攻占温州，时间长，损失重。还在乐清白象小学内设妓女馆，供日军淫乐。

温州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同仇敌忾，1945年2月26日，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500余人，与警备第四中队合编为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日军进行奋勇抵

抗。同年6月26日，日军4万余人从乐清撤退，强拉千余名担夫，不少死于途中，一路疯狂掳掠，芙蓉街道被洗劫一空，对乐清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驻温最高军事指挥部设在乐清磐石重石村，还在磐石附近修建了军用飞机场。我曾看到一大批运载石头的船只停泊在北白象镇蓬池头村我家门口河埠头，我家亦有多亩田地被占用筑机场（在山前、西新城、西横河与油车村之间）。我家原有三层楼房，上有二层平台，日军就强占我家楼房，在露天平台设立空军指挥台，驻扎近20名日兵，后来日军慌忙撤退，满屋臭气冲天，损坏殆尽。1944年秋天，日军举行一次演讲，每户必须去一人，只见一个日军官戴着眼镜，由汉奸充当翻译，大肆吹嘘“大东亚共荣圈”，说我们共同敌人是高鼻子的美国洋人。我虽还是小孩子，我想既然你说黄种人如同一家，那为什么侵占我中国？为什么要对我华人奸淫烧杀掳掠？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屁话。日军对温州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做临时课桌，四人一桌；教室也是临时隔成，数十名学生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上课。晚上十多位同学挤在楼板上打地铺睡觉，年纪稍大的睡外面，让里头稍安静地方给年轻的同学，蚊子跳蚤咬得我们难以睡眠，但是第二天还得提起精神上课。吃饭有临时食堂，八个人围着小方桌站着吃，晚自修数十人围着一盏煤气灯学习，生活虽然艰苦，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而老师离家单身来雁荡山授课，备课讲课批改作业仍是很认真。所有应开的课程基本齐全。语文、数学、外语、史地、理化、生物、美术、劳作、体育都由一专多能的老师兼任。一些名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待遇，自动减薪，如数学老师李筱遐、语文老师李志遐、外语老师徐希涛等都是温州名师，所以讲学质量还是一流的。他们一心讲学，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因为师生们都明白，要想国家强大，不受日本欺侮，只有靠具有爱国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一代，所以他们把办学讲课作为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来担当。



温州城区府前街群众在日机空袭时疏散的情景。邵度 摄



乐清磐石重石村日军司令部旧址。资料图片



日军轰炸后市民在灭火。邵度 摄



入夜遭日军轰炸的街道火光冲天。邵度 摄

三  
在设备简陋，生活艰苦，时局动荡的日子里，同学们仍是充满乐观精神，努力学习。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更体会到读书的机会难得，所以大家更自觉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相亲相爱，一旦有同学生病，就会送水送饭。我班有一同学稍有点跛脚，同学会主动扶着他上下楼梯，替他背书包。学习上更能互相帮助，有一位同学英语发音不准，别的同学会耐心帮助他纠正音调。

同学们很重视体育锻炼，因为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职责，一有空就主动去锻炼身体。受条件限制，只有练习跑步最方便，在崎岖山间小路上，同学们成群结队在晨跑，课余在运动场上进行田径赛，男男女女，个个生龙活虎。到了夏天，就利用雁荡山多溪涧，纷纷下水学游泳，高年级同学带着低年级同学练习游泳，以保安全。

同学们爱唱爱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而女同学更喜唱《松花江上》等，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更为振奋的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作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毕业歌》最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心声，常常会回荡在雁荡山空谷中。

在艰苦环境中，我们生活还是很充实的，充满着热情、理想、信心，深信正义会战胜罪恶，和平会取代战争，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必将会失败，为人类所唾弃。课余还出墙报（贴在教室外墙壁上，由各班级学生自编书写的散文诗歌等），还举行演讲比赛。在雁荡山的三所中学还举行校际篮球赛等体育活动。老师也很注重学生活动能力的培养，我那时才12岁，曾两次跟随厨师师傅去白溪采购食品，因为师生食堂是自己承办的。

1945年6月的一天，老师们笑盈盈地齐聚在一起，同学们排着整齐队伍在等待着我们敬爱的谷校长到来。他一身老农民的打扮，拄着拐杖，风尘仆仆，冲破敌人封锁来到了雁荡山。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校长。在热烈掌声中，他开始讲话，传递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信息，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淳朴的演讲，我至今仍印象深刻清晰。不久，到了暑假中的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1945年9月3日，我们参加了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庆祝大会，温州人民沉醉在欢庆的日子里，到处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历经八年抗日战争的人民，终于抬起头昂首挺胸做了国家主人，洗刷了历史耻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2年日本广岛大学伊原一弘教授来杭访问，一次在闲谈时说到1945年美机投原子弹于广岛的情景，他幸运地躲避了一难，但目睹了人民死伤严重，深刻认识到世界应该和平，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于是我也谈起，我的三姊陈洛连（新四军军部参谋）和姊夫田守尧（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2014年民政部公布首批全国300名英烈之一）于1943年在黄海上与日本海军激战中英勇牺牲。伊原教授很庄重地霍然站起来向我深深一鞠躬，表示悼念。我毫无思想准备却深受感动，意识到凡是善良正直、有良知的日本友人是能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因国界而失去公正公平的良知。同样1993年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大阪大学邀请，以访问教授身份赴日讲学，数月间曾至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东洋文库多处讲学，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1993年秋，由大阪大学一博士生陪同参观京都二条城等名胜，我发现奈良古寺院和京都的一些古建筑，与中国西安、北京、苏州等古建筑十分相似。她说，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她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喜爱中国文化。当今日本有许多学者仍孜孜不倦学习和研究中国古文化，汉学在日本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并不受八年抗日战争而影响。凡是有正确历史观的日本学者、人民都能认识到当年侵华战争只是军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广大日本人民对中国仍是友好的。

时光流逝了七十年，我已届耄耋，但是在北雁荡山度过的青春年华永铭于生命之中。一代代青年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理想。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仍要振奋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献毕生。

雁荡山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还是那么美丽，山青水秀，永远是祖国的大好山河！

